



洗澡，这个人们从孩提时代便掌握的基本技能，却在生命的另一端，成了最先丧失的自主权，也成为了一群人最大的奢望。

大足区金山镇火花村，80岁的蒋友淑便是如此。多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她双腿残疾，从此常年卧床或依赖轮椅。洗澡，于她而言，从不是日常小事，而是不敢多提的心愿。

蒋友淑告诉记者，女儿远嫁湖北，一年才回来一次；儿子虽在本地就业，却无暇顾及细致照料；相伴多年的老伴听力下降，行动不便，帮忙擦身洗头也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蒋友淑无奈地叹气道，能痛痛快快地洗澡已成为奢望。

蒋友淑的困境并非孤例。据统计，在全国，像她这样失能、半失能的老年人约有4400万。一项调查显示，在穿衣、吃饭、如厕、上下床、室内活动、洗澡这6项日常活动中，“洗澡”被普遍认为是最困扰他们的一项，并正在消磨失能老人们最后的体面。

而谁也不曾想到，这一民生难题，竟为另一群陷入就业困境的人，打开了一扇新门。



龙春兰与搭档们一起上门为蒋友淑老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。

澡堂下乡记：当农村失能老人遇见「持证」洗浴工

被困住的两类人 一边盼照料，一边寻出路

在大足区金山镇，仅火花村就有16位中度以上失能老人，家人大都有心无力；或缺乏专业知识怕洗澡引发意外，或忙于生计，渐渐失去耐心，导致老人长期不洗头、不洗澡成为常态。而这背后，是农村专业养老服务的稀缺。

在乡村的另一端，是另一群人的生存焦灼。大足区贵禧职业技能培训学校（下称贵禧职校）培训教室里，超七成的学员是女性，其中大多是像龙春兰一样的宝妈，生完二宝后，她

便被家庭琐事困住了，难以找到兼顾孩子与收入的工作；还有五六名四十岁出头的男性，都是返乡农民工，常年在建筑工地干体力活，随着年纪增长，体力下降，又无一技之长，“打工没出路，要是遇上工程款难结，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。”

42岁的李先伟，在广东绑了10多年钢筋，去年底揣着微薄的积蓄返乡，“每天在家待着，看着孩子上学的学费、父母的医药费清单，整夜睡不着。”35岁的龙春兰，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、一个幼儿

园，“以前做质检，一个月挣4000多元，但要加班，经常见不到孩子。我就想找一份能照顾家里，又能让自己有稳定收入的工作。”

他们的迷茫与焦虑，在看到大足区人社局发布的技能培训通知时，有了一丝转机。“一开始觉得，给老人洗澡能有什么出息？怕被亲戚朋友笑话，说大男人去‘伺候’人。”李先伟坦言，他犹豫了3天，最终还是报了名，“转念一想，这是技术活，是国家认可的职业，能挣钱，能养家，有什么丢人的？”



工作人员正在为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进行身份认证。



龙春兰背着助浴设备下乡，上门为失能老人服务。

持证上岗 一门新手艺，托起一群人的就业梦

“助浴师，早已不是‘帮人洗个澡’的简单活计。”贵禧职校校长廖云峰说。2024年7月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将“老年助浴员”纳入《国家职业分类大典》，这一纸认证，让“给老人洗澡”从“伺候人”的杂活，变成了有标准、有门槛、有尊严的正式职业。在大足区，贵和养老等服务机构率先布局，联合贵禧职校，开展助浴人才专项培训，优

先吸纳持有养老护理员、医疗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，打造专业助浴团队。

“我们调研过，大足的助浴人才缺口很大，而很多就业困难群体，只是缺少一个学习的机会。”廖云峰说，学员要上岗必须持证，培训半个月，全程免费。“我们根据每个人的情况，规划学习方向，优秀的学员还会被派往中心城区深造，学习更先进的助浴技术和服

务理念。”

“给老人洗澡，绝不能先洗头。”培训课上的知识打破了大家的生活常识。热水骤然刺激头部，易引发心脑血管意外，专业流程要从远离心脏的脚部开始，慢慢适应水温。除此之外，老人身体评估、褥疮辨识、心肺复苏、隐私保护……这些看似简单的知识点，背后藏着的是专业与责任，更是无数失能老人的安全保障。

“澡堂”下乡 老人受益，谁来买单？

两台助浴专业设备，两名持证助浴师，组成了大足乡间的“移动澡堂”。

2025年下半年，龙春兰考取资格证书后就开始上岗。她每天和搭档背着助浴设备下乡，上门为失能老人服务。设备很沉，装着折叠沐浴床、恒温热水器、消毒用品、浴巾毛巾，还有血压计、血氧仪——这些都是保障老人沐浴安全的必备品。

2月10日，龙春兰来到火花村蒋友淑家。进门后，先为老人量血压、测心率，评估身体状况；调试水温精准到39.5摄氏度，全程用浴巾遮挡保护隐私；洗完澡再剪指甲、测身体指标、修剪头发，细微之处，全是尊重。当温水流过蒋友淑的头发，老人突然落泪，反复念叨着感谢。

“对他们来说，洗头洗澡，简直太奢侈了。”龙春兰感慨道，每次下乡要往返几十公里，虽然累，但看到老人洗完澡后的笑容，就觉得值得。

龙春兰介绍，这样一次专业助浴需花上2小时左右，他们能从中获得200元的劳动收入。而200元一次的沐浴，对于子女在外、收入有限的农村家庭，如何能够持续？

这一看似无解的民生之问，如今，正在被日趋完善的政策体系给出答案。去年8月，重庆作为试点城市，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每月发放最高800元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，其中居家助浴可按比例抵扣，能有效减轻失能老人家庭负担。今年1月1日，这项新规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。此外，消费券定向流向认证机构，既防挪用，也能撬动市场规范发展。截至目前，大足区已为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1.4万张。

与此同时，大足区不少镇（街）也推出了相应的养老兜底政策。例如，蒋友淑老人所在的金山镇火花村，政府通过向养老机构购买服务的形式，为村内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提供免费助浴。“目前我们试点助浴了6人，群众反响很好，下一步将扩大服务覆盖，新增移动助浴车适配偏远村落，联动医疗资源，在助浴中嵌入健康监测。”金山镇便民服务中心

主任胡永江说。

一场“澡堂”下乡，照见的是两头民生。失能老人因一瓢温水重获体面，普通劳动者凭一技之长站稳脚跟。从国家认可新职业，到重庆试点养老消费补贴，再到基层政府购买服务托底，大足用一场微小而扎实的实践给出答案：养老的温度，藏在最日常的细节里；就业的希望，长在最贴近需求的赛道上。



助浴师为老人提供专业的助浴服务。

大足融媒-新大足记者 余佳 文/图